

俞若玫 寫作尋找繁花

本月26日開張的「筆可能」文學營，以「字在山水」為主題，召集愛寫作的本地年輕人，初探文字構成的人世關係。作為本次活動的營長，俞若玫也正是借助着文字的帶領，直面那些引發生活困境的一個又一個主題：環保、自由、女性主義……

差點被工作異化

俞若玫的身份模糊，有時被人標上藝術家，有時是社會運動家，在科網鼎盛時做過中層管理，也曾為亞洲小姐給電視台寫公關稿。蠻可以像模像樣的過着中產生活，卻在急速運轉的密集工作下，產生快要墜落的眩暈。她曾見識過科網泡沫的興起，「我曾全球最大的Internet公司American Online做了4年的creative director，後來他們收購了華納，是當時全球最大的一宗貿易。我也就在那一日辭了職。」競爭公司搞技術壟斷，橫行霸市，「我覺得整件事太恐怖了，那時在Internet的世界完全沒有實質的業務，而且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很恐怖。」她是年輕的主管，手下30多人，她每日的工作就是坐在桌前安排分工、找生意和尋廣告。「當你年輕就坐到了高位，會有很多困惑。24小時不停的工作，不停的想新的計劃，整個人也變得惡起來。」高薪厚職的背後，有她承受不了的虛空和沉重。

剛出道時，她曾參與過香港報紙「文化版」百廢待興的開墾。明明是飲食版，她和編輯靈機一動，竟然開了一個「小小說」的專欄；和同事志同道合，曾一心讓傳統文化版面走活潑和大眾路線；還曾遇到剛回流香港的阿頭，放手讓她大刀闊斧。「那時候也沒有facebook，你做了什麼，做得怎麼樣，沒有人來告訴你。當時年輕又自我，離開媒體也是忍受不住寂寞。」

可是，只有寫作從未停止。

自由的修為

年初出版的散文集《繁花千相——特行女子的另類踐行》，全是她對幾位堅持文化藝術事業的女子所做的訪談。自全職修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的兩年後，她開始兼職在大學教課，卻時常遭遇女學生振振有詞的世界觀。「能夠成為別人的太太、別人的母親已經足矣。我當然無法否定這種幸福，但是不是作為女性只有公主或主婦兩種身份？愛情和家庭之外，還會不會有什麼叫你發狂的東西呢？」她承認，在自己停下腳步回望過去時，盤根錯節的困惑的確在女性主義理論中得到疏導。「還有關於權力的關係、空間政治等，都令我擺脫思想困頓的處境，繼續向深層的真相走去。」「但女性的狀態是後來慢慢醒的，也見到了身邊朋友發生的事情。」

她寫作最瘋狂的時期，是一邊上班，一邊同時給兩份報紙寫專欄，近幾年她的寫作腳步反而慢了下來，除了《繁花》，她幾乎沒有再寫新小說，而專欄只保留了1個。「寫久了，這種體式會反過來影響我的寫作。」做全職寫作人是奇跡，有三頭六臂的人才能保存一點淡淡的綠色，為了那抹綠，她不再讓生計拉着自己偏離寫作太遠，她的關心公民權益、表達自由、環保可持續都是她創作觸角的延續。

「其實《繁華》這本書討論的一個主題是，甚麼是自由。我選擇採訪的人都是經濟獨立的，這一點很重要，不然你講的東西就是虛的，你所講的生活狀態沒辦法延續。我理解的自由，應該是見到自己的局限、缺點和不足之後，但仍可以安然的去面對，從而克服恐懼。我自己的修為還沒夠，我容易煩躁，一旦煩躁就會被很多東西所困擾。」

這種修為需要時間，學要靜謐。她說她會嘗試寫劇場劇本，用文字試探其他的表達領域。有的人用視覺，有的人用聽覺，她要繼續用文字去紓緩生活留下的坑窪不平。 ■文、攝：梁小島